

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水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旣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母及藥則九廟射悅矣息元果誕請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

李德裕諫侈用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穆宗時出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比陛下恐聚歛之吏緣以成茲彫窶

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革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醕又敕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令存者惟留使錢伍十萬繕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編急今所須脂盃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之軍興不疲人不歎怨則前敕後詔咸可傳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

劉栖楚諫敬宗晏朝唐書

劉栖楚唐文宗時擢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遊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人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

未幾惡德流布恐禍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  
譏請碎首以謝遂頌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  
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  
此有詔尉乃出遷起居即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  
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

薛廷老諫奏興作太甚唐書

薛廷老字高叟及進士第諱正有父風唐敬宗寶曆中為右拾  
遺帝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曰此除拜不由宰司  
擬進恐綱紀寔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  
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  
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  
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

李漢諫奢侈唐書

李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雄蔚為人剛畧類愈愈愛  
重以子妻之擢進士弟廷左拾遺唐敬宗侈宮室舶賈獻沉香  
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李德裕奏止度僧唐書

唐敬宗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始言天子誕月  
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年  
擯其財以自入李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洲募緣賴度者人輸  
錢二千則不復勸詰普加髻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別  
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濟民十固八  
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  
詔徐州禁止

李珣正言啓沃唐書

李珣字待價唐文宗開成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陛下自斷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一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珣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珣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因此可帝頗向納

處厚評橫議唐書

處厚字德載唐文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竇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

崔玄亮苦諍唐書

崔玄亮唐文宗時為右散騎常侍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内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

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錄此名重朝廷

劉從諫言仇士良姦惡唐書

澤潞劉從諫本與李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仇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若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名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效首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場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內宦而兩中尉則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為反逆

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惶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彌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王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文宗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鬱鬱不樂兩軍球擲宴會絕矣

李德裕諫德武庫書

李德裕唐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怯于武不可戡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渭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

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鈎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  
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德裕諫節游田以荅天意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  
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  
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  
田游承天意

柳仲郢切諫唐書

柳仲郢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切帝遣  
中人愧諭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  
德裕不為嫌奏拜京兆尹

鄭裔綽論貶負官唐書

鄭裔綽唐宣宗時為諫議大夫時揚漢公為荆南節度使坐貪  
省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鄭裔綽與鄭公與封還制書帝自  
即位諫匡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  
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  
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壘沒  
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裔綽同州刺史

李蔚諫飯僧唐書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累  
擢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  
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帝不聽但以虛禮  
褒答

陸扆諫昭宗加兵唐書

陸扆字祥文昭宗時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以嗣  
覃王以兵伐鳳翔扆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  
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扆沮撓  
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

何澤諫止畋游五代史

何澤少好學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  
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  
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  
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  
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

丁思覲嗔目諫希範五代史

湖南楚王馬希範字寶規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  
於國中拓括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之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  
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  
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  
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因尋中國無主貞霸者  
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  
思覲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夷臘為正諫遼史

耶律夷臘字蘇散本官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穆宗應曆  
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為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即位諸王有  
異志引夷臘為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

賜官戶時上酌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  
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  
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為止復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  
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法震岐  
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為鹿鳴者呼一鹿至命夷臘葛射  
應弦而踣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疋

敵烈諫征康肇遼史

蕭敵烈字涅魯宰相捷烈四世孫識度弘遠為鄉里推重始  
為牛群敵史帝聞其賢召入侍遷國舅詳穩統和二十八年聖  
宗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誦立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  
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  
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烏夷小國城壘完固勝

不為赤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  
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矐之

孝穆諫不宜棄盟遼史

蕭孝穆小字胡獨董廉謹有禮法徽聖宗遙授建樞軍節度使  
加檢校太保時國家無事口蕃口之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  
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順口孝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  
以無功嗣聖皇帝休唐立晉後以重責叛長驅入汴變駭始旋  
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蒸民樂業南北相通  
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疆然勳口宿將往往性物故且宋人無  
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時上意已決書奏不報

劉慎行諫母以喜怒加威福遼史

劉慎行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遼景宗多即宴飲行誅

賞慎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嘗曰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刑賞事翌日稟行

梁襄諫止臨幸金史

梁襄字公贊金世宗大定三年登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世宗納之遂為罷行

馬貴中諫世宗繫球金史

馬貴中正隆間遷司天監大定八年世宗繫球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繫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口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亡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

孟浩勸宗儉金史

孟浩字浩然遼末年登進士第至金世宗時拜參知政事起為御史中丞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伴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為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東宮臣于東宮以大王构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曰參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

筠壽諫索鞠仗金史

米虎筠壽金宣宗貞祐間為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

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新懸膽之日奈  
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  
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為橋西提控

尉忻忠諫悟主 全史

赤蓋尉忻字大用金哀宗正大元年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  
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嘗膽為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  
內族撒合鞏交結中外又在禁近哀宗為太子有定策功由  
是頗感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為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  
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  
鞏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為中京留  
守朝論快之

張昭諫改獵 宋史

張昭字潛夫知制時後唐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太  
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  
餘畋遊自適洎先帝曆園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  
爾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只獸殆無虛日  
臣愚以為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  
宴遊不離苑圍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朱命則  
驅馳驟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繫之  
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  
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  
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  
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  
遊近甸彼即以為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  
傾軛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  
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重其可  
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如半額為  
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  
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  
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  
疏奏明宗嘉納之

李濤切諫晉祖宋史

李濤字信臣後唐天成初舉進士宋王從厚鎮鄴為起居舍人  
後晉天福初改工員外郎李濤賦詩刊部郎中涇師張彥澤  
殺

色俱厲等初怒叱之濤執奏如初帝曰吾與彥澤有誓約  
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於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  
鐵券令復安晉祖下詔於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  
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  
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據鄴叛普  
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李濤引之晉祖崩濤坐不赴  
臨停官未幾起為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會契丹  
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為濤危之濤詰其帳  
通刺謁見彥澤曰奪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  
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  
神氣目若

趙普補綴舊章復奏 宋史

趙普性深沈有崖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太祖時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擗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墜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當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

趙普諫委兵柄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乾德二年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太祖

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周翰言減租賦 宋史

梁周翰字元褒宋太祖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

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

溫叟諫禁職母作伶人事宋史

劉溫叟太祖時為御史中丞時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於便殿令奏數曲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不復召

李符諫太祖南郊宋史

李符太祖時遷知京西南面轉運事太祖欲幸西京有事于南

郊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不從禮畢還京改比部員外郎

李漢瓊諫止太宗輕生宋史

李漢瓊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攻城都部署李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隆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為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也止

李昉諫籍民兵宋史

李昉字明遠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王師討幽薊不利

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傳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為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鬥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彌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以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

趙普諫無妄赦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宗時兼中書令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索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無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下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

其言乃止

姚坦諫假山 宋史

姚坦字明白太宗時為皇子翊善太宗召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簡各宜勉之坦性木強固滯王嘗於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間而毀之

寇準引衣諫帝 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太宗時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

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薛奎諫宴樂失禮 宋史

薛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宋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

李紘諫止樂工 宋史

李紘登進士策試秘書省校書郎真宗時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捕教坊紘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切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

仲淹請后還政 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宋仁宗時為秘閣校理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

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

范仲淹諫修宮院 宋史

范仲淹宋仁宗天聖七年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

孔道輔諫廢郭后 宋史

孔道輔字原魯宋仁宗明道二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揚偕馬絳改少連十人詣再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

不當輕議絀廢頗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

唐介論文彥博宋史

唐介字子方宋仁宗時為轉殿中侍御史時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竒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

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寬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魯宗道以禮匡諫太后宋史

魯宗道字貫之宋仁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

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後遽命輦後乘輿

王溥諫焚交結之書 宋史

王溥字齊物後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為祕書郎時李守真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藉其名將案之溥諫曰魑魅之形同夜而出日月既照氣沍自消頽一切焚之以安反測周祖從之

司馬光言廣淵奔競 宋史

王廣淵字才叔慶曆中上曾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

廣廉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千卷宋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近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羨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

若訥屢進正言 宋史

高若訥字敏之宋仁宗時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瀆慢闕文應為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絕黜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

容如唐延英故事

唐介言後宮奇靡宋史

唐介字子方仁宗時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宣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

余靖諫迎舍利宋史

余靖字安道宋仁宗時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建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垂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愛人之憂則四民安居

海内蒙福如不恤民病庶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民哉

劉敞諫使宦者議樂宋史

劉敞字原父宋仁宗時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時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劉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辦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

何郊直諫仁宗宋史

何郊字聖從宋仁宗時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毫已而留絳郊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譏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郊與

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揚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鄴  
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論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  
假鄴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鄴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  
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  
何敢掠義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薛奎止后冕服 宋史

薛奎遷尚書禮部侍郎章獻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  
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仁宗見  
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  
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

范鎮言推至誠 宋史

范鎮字景仁宋仁宗時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

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  
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  
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

修古力諫天變去奢侈 宋史

曹修古字遠之仁宗時遷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司天監主簿  
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曰官同考定及奏以謂  
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二舜臣等坐妄言災變  
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  
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  
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  
命且貞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  
營金閭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

滕宗諒論火災宋史

滕宗諒字子京宋仁宗時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迺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祕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慄寃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

后還政

蔡襄諫崇佛宋史

蔡襄字君謨宋仁宗時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淳園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徵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

王堯臣諫帝張燈宋史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宋仁宗時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

堯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為罷張燈

滕元發論新法宋史

滕元發初名甫宋神宗即位進知制誥知諫院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然寧二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范鎮極論新法宋史

范鎮字景仁宋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

時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入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

韓琦諫新法宋史

韓琦字稚圭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熙寧元年七月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褒其疏以示宰臣曰琦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防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款雖坊郭何害

張戢極論王安石等亂法宋史

張戢字天祺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誦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李定輩繼續而來羊蕪漸盛呂惠卿劾簿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為公笑

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

陳舜俞諫行青苗宋史

陳舜俞字令舉宋神宗熙寧三年以屯田負外郎知山陰縣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藪擾鉏釜鑄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

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錫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妾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蔽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

楊繪諫社外戚僥倖宋史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為衛尉丞累遷知陝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神宗熙寧初諫官楊繪言傳範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垣密使文彥博曰傳範累典

非緣外戚神宗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

司馬光諫論呂惠卿用心不正宋史

司馬光字居實神宗時為天章閣待制兼知諫院時呂惠卿為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悞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恣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元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諛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宗禮正言以未正人宋史

陳宗禮字立之理宗時升著作郎遷尚書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

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宗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母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母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母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母但旁躐曲逕類引貪濁

王安禮諫移民墓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宋神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眾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公著因災異諫神宗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神宗時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

至誠待下則下思蓋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水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趙抃論新法宋史

趙抃字閱道宋神宗時推參知政事抃感願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

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

王安禮諫偏信宋史

王安禮宋神宗元豐四年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籜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太寧與同參覈且搤繫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

鄭雍諫禁謁加嚴宋史

鄭雍字公肅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又列於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柰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

鄒浩諫立劉后宋史

鄒浩字志完宋哲宗時擢為右正言哲宗立賢妃劉氏為后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柳

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旨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人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

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待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曰章博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

韓宗武諫玩好宋史

韓宗武宋徽宗即位拜爲秘書丞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劇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爲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

陳禾極論童貫奸邪宋史

陳禾字秀實宋徽宗時除給事中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

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未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術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默幽陟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寬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未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公望奏挺之被情肆誣宋史

江公望字民表舉進士徽宗時田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

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通又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則以為私惠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且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

曹輔諫徽宗微行宋史

曹輔字載德篤進士徽宗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歷秘書省正字自正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

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畧曰陛下厭居法官時乘小輿出入塵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呼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茲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

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柳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

沈與求諫以微物累盛德宋史

沈與求字必先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徽宗時累遷明州通判後除監察御史時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上從之

張守諫兵權悉由朝廷宋史

張守字子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進士第徽宗時擢監察御史遷參知政事時金人寢盛將帥失守於是奏之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募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各使令悉由朝廷然後可以有為也

王衣諫免球罪宋史

王衣字子裳高宗建炎四年升大理卿時王球為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奏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

汝文奏應誠欺石父宋史

翟汝文字公異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八年後擢局編修官遷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高宗時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

李椿諫市牛筋宋史

李椿字壽翁宋孝宗時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游仲鴻諫留朱熹宋史

游仲鴻字子正孝宗時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

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聖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史浩諫監刑 宋史

史浩字直翁宋孝宗時復為右丞相因樞密都承旨王林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讎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始覺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持與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曰曷喪予及女皆亡豈二世事尋求

去其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劉珙諫因象疲民 宋史

劉珙字共父孝宗時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

項安世開陳孝道 宋史

項安世字平父宋孝宗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

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可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跡入不報

黃祖舜諫誅王權 宋史

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宋孝宗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

黃裳勸帝省視壽皇 宋史

宋孝宗壽皇不豫中外憂危黃裳抗聲諫上光宗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球主失

不為言不為子通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度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闕待命

黃度諫不省重華宮 宋史

黃度字文叔宋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蓋託已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

汝愚調護兩宮 宋史

趙汝愚字子直光宗時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  
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  
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  
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  
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  
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  
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  
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  
北內從容竟日

李祥請留趙汝愚 宋史

李祥字元德寧宗時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  
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

留正棄印而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  
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  
忠巨節拂鬱黷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  
罷之

王居安言奏事徒職 宋史

王居安字寧宗時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  
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  
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  
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徒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  
不復留矣

吳獵精誠直諫 宋史

吳獵字德夫字寧宗時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

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抵見焉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

葉適請寬偽學之禁 宋史

葉適字正則宋寧宗時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立宦黃度三人悉與郡自

是禁網漸解矣

徐霖直言日食 宋史

徐霖字景說宋理宗時擢秘書省正字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官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豪未辦臺臣之討賊不決精侵感浹日為之食

王拱辰引裾諫仁宗 事文類聚

王拱辰仁宗時為中丞時帝以夏棟為樞密使臺諫交論其奸邪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

劉黻上疏諫游幸 宋史

劉黻字聲伯理宗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伏闕上書以忤執政安置

南安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時諫理宗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藩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昊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適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藩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

又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大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年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悔者也夫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之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善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言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言為言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辛子  
諫張燈侈靡 宋史

理宗寶祐三三春正月己未迅雷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

張燈侈靡倡優下 奇技獻笑媚汙清禁上累聖德今因震霆示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重山 諫止宴樂 元史

粘合重山金漆貴族也為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太祖深加納之

弘範 諫免民租 元史

張弘範字仲疇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至元二年移守大名歲大水深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

歲有恒收非陛下六倉庫帝曰知體其勿問

文謙 明宥大理之民 元史

大元世祖征大理四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張文謙與劉秉心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一民賴以全活

庶希 一 諫止大丹 元史

庶希憲每奏議帝以則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元世祖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而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以代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而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以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

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土磐 課伐日本元史

王熊字文炳仕元世祖造大常卿時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邊迫儉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更帝震怒謂非以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付臣以温言慰撫使無憂懼後聞內府珍玩寶物至寶枕因出賜之

鐵哥諫元史

鐵哥姓伽乃氏元世祖至元十九年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香兒之地獵人亦不刺全射兎誤中名馳駝死帝

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鑿杭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鞠庾人其母病盜杭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

雄飛諫赦元史

張雄飛拜御史中丞至元二十一年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世祖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

不忽木諫僭刑元史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遷刑部尚書時吐土哈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

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谷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遇始今以欽察之人奴為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為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

董文用諫巡狩元史

董文用字彥材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為翰林承旨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可其奏

阿沙不花諫濫賞元史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元武宗時有近臣蹴踘帝前帝即

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沙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脫脫諫止誅戮元史

康里脫脫時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武宗將真子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

脫脫諫武宗出戰元史

康里脫脫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斬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

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

阿沙不花諫武宗酒色元史

阿沙不花加特進太尉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麪葉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求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

才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曹伯啓諫殺諫臣元史

曹伯啓字士開元英宗立拜爲山北廉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迺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爲之悚聽俄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諫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

拜住諫止修造元史

中書左丞相拜住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英宗以行宮宇麗殿

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

自當切諫元史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刺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

脫脫諫畋獵元史

順帝至正四年脫脫進御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蹏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李泌諫降竒台元史

元順帝至正八年監察御史李泌言於帝曰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竒氏亦位皇太后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幾三辰真位災異可息不聽

王溥諫焚交結之書宋史

王溥字齊物後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為祕書郎時李守真

據河中趙思範反京北王景崇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  
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  
名將彙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氣沴自消顧  
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七

臣門

規諫儲君

能正言規諫儲君之失者

太公望諫鮑魚非禮物事文類聚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鮑魚望曰鮑不登于俎安有非禮之物養太子哉

程昱止殺降魏書

程昱拜奮武將軍曹操征馬超子丕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等反河間遣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以為宜如舊法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故圍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縱誅宜先啓聞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豈不吞丕入特引見豈曰君有不盡邪豈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還聞之甚說謂豈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霍戈援引古義

蜀書

霍戈蜀後主時為中庶子後主立太子璿以戈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戈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程秉說太子以關雎為首

吳書

程秉字德樞為太子太傅孫權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

迎妃權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說登曰婚姻八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

溫嶠規諫太子

晉書

溫嶠字太真元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高允忠諫

北史

高允字伯恭武帝時歷仕著作郎魏太子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

邢峙喻太子邢正北史

邢峙字士峻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文宣帝為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庖人進太子膳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

行本正言輔導北史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

李綱正諫太子唐書

李綱字文紀高祖時拜太子少保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傳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甚閒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

張士衡因對致戒唐書

張士衡隋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唐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剥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為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柰何對

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舍利驕雲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

文偉切諫唐書

邢文偉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負俱以博學聞高宗咸亨中歷太子典膳永時孝敬太子罕見宮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濟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

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知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帝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

姚班四上書諫節愍唐書

姚班篤學有立志武后時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遷太子詹事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

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烏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閣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茲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

劉憲諫太子通大意事文類聚

劉憲遷太子詹事時唐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儲元亮經明行脩宜召問以察其言

婁機四事規獻太子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時舉進士第授監官尉後為太常博士祕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脩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

大猷止樂宋史

汪大猷宋孝宗時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

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

王介規諫宋史

王介字元石寧宗時為祕書監升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

李謙等論政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諭德李謙左贊善大夫夾谷之奇嘗進言於裕宗曰殿下睿性夙成閱理久熟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諭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院有非官臣所宜言者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曰正心曰睦

親曰崇儉曰親賢曰幾諫曰戢兵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卑  
敵其論正心有云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  
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  
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  
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  
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為少須常喚醒此心不使為物欲所撓則  
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源莫此為切論睦親以宗親為王室之  
藩屏人主之所自衛者也夫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  
後得盡其歡心宗親之歡心得則遠近之歡心得矣其論正名  
卑敵尤切中時政

王暉進事略規太子元史

王暉字仲謀裕宗在東宮暉承華事各其目曰廣孝立愛端

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諷幾諫從  
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  
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  
當如是又至邢時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  
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  
其說賜酒慰喻之

## 規戒儲君

正言儆戒儲君者

孔衍開諭太子晉書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  
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執制多取  
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術私於太子曰殿下